壺隱集

共四

利

壺隱集卷之四目錄

疏

辭掌令兼陳尹拯被誣疏

辭忠淸監司兼陳所懷疏

再疏

辭禮議兼陳所懷疏

辭畿伯疏

辭同知疏

請畿營雇聽立馬令廟堂更爲稟處疏

辭刑曹衆判仍乞立後疏

不允批答

領議政南九萬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左議政尹趾善初度呈辭不允批答

左議政尹趾善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左議政尹趾善三度呈辭不允批答

教書

教慶尚監司趙泰東書

教京畿監司李益壽書

教江華留守閔鎭周書

箋

雜著

次成温陽至敏帖字韻

壺隱集卷之四目錄

壺隱集卷之四　　　洪受疇九言　著

疏

辭掌令兼陳尹拯被誣疏乙丑

伏以如臣無似猥當言責論事不審重觸時諱旣被儒臣之劾斥至以欲爲請遞爲言臣便是已遞之官只緣處分未定職名尚在詣臺自列蓋不獲已而處置請出實是意外　召牌之下不敢祗承違慢之誅臣固甘心矣當初處置之人旣以偏着見遞而臣尚苟冒求之事理實甚無謂緣臣狼狽再違　召命臣罪至此萬殞難贖第臣竊伏見校理臣金萬吉疏本

臣不勝瞿然之至當初學儒通文之擧盖以尹拯私書中一句語至謂之誣辱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此則臣實未曉其所謂也李珥入山之事果可爲李珥成德之累而入山與否亦在疑信之間世人之所共不知而自拯始發則誣辱之誘拯固不免而雖謂之邪論之嚆矢亦固有理珥之以妄塞悲入山求道之事非惟珥自陳甚悉而先輩所撰墓誌行狀備述其顚末有目之所共見也自古大賢君子求道之初泛濫諸家鮮有不爲出入於釋氏者雖以程張朱子之卓越亦不得免焉盖以因高明而入因高明而出也朱

子之於謙開善至有尊師之語程伊川撰明道行狀亦曰出入釋老幾十年朱子所撰張橫渠贊亦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此盖據實而言而程張不害為程張晦庵終為百世之師宗何嘗以少時誤染之失謂有歉於三賢之道德耶若以此事果可為三賢之疵累朱子逃佛之語何得為橫渠之贊而出入釋老之語豈出於伊川之筆耶李珥即東方之朱子也少失所恃偶有所感初雖不免於泛濫而旋覺其非一反至道其所成就如彼卓然此非先正臣李滉所謂大勇大智者耶至於幼年入山之事則乃其實跡此不

足爲李珥一點之疵而向來一種醜正之輩每擧此事執以爲言而殊不知程張朱三大賢之並被其詬厲然則此事非惟不可諱亦不足諱者也臣未知世之不悅李珥者復有何樣論議而今以尹拯一語至謂藉口之嚆矢者臣固未曉也設令異議者果因尹拯之言有所藉口其爲邪說不足多辨則有何一毫所損於李珥耶昔之攻珥者初非不足則到今因拯一言豈容復有所增益耶議者又以拯之下以失字爲誣辱之實此尤可笑向所謂三大賢之道德固不可尙而至於少時染禪之事則不可以大賢之所嘗

為而不謂之有失其所謂失者乃指李珥一時入山之失此豈斷其平生而言之者耶若以失之一字累爲誣辱李珥之斷案則　宣祖大王答李珥之疏何以曰不可以從事禪門之少失輕遆玉堂論事之重任而其後乙亥年宋時㷠等從祀之疏亦何以曰豈可指幼時泛濫之失議其疵累云耶此等失字若果有所害於尊賢則　聖祖何以亟稱其自新之可嘉而不許其辭職時㷠輩又何以贊揚其道德而至請從祀於聖廟乎此外如此下字亦多有之本非尹拯之所創則何可以此一字謂尹拯誣賢耶大抵李珥

少時入山之事雖曰有失無異於孟子埋鬻之戲不
足損益於李珥之成德而至其勇改向道之實則終
不可掩故先輩亦未嘗有所隱諱昔有人問珥入山
時事則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答以似是落髮盖長
生即李珥之弟子而師弟之間嚴不敢問其時入山
之事未有能詳知只聞世俗流傳之言以為信然因
人有問所答如此李珥之初不為落髮則丁亥以後
諸臣章奏備陳其實狀而李珥業已入山則其落髮
與否只是粗跡有不足辨故長生以所聞言之未嘗
有經意持難之事故故相臣張維記其問答著為小

說編之文集刋行於世夫尊慕李珥宜莫如長生學識高明亦莫如長生而李珥入山之事果可以爲累於李珥則長生亦必欲爲其師而諱之非惟不諱入山又疑其落髮此何異於明道之出入釋老伊川書之而不諱者耶臣意萬吉之爲此說者偶未見此書而必以攻擊之人指爲君子徒耶尹拯之爲人臣實不知所謂背師果如萬吉之言則直以其罪罪之可也而何必以情外不近之說抉摘私書目之以誣辱先賢耶學儒通文之擧意在傾陷情態莫掩四館之一番停擧未見其不可而罷職之命實出意外故諫

院連章方請還收則四館之事猶未出場萬言所謂
學儒罰名之猶存特朝廷未及處分云者亦臣所未
曉也臣之請遞諫長非有他意四館罷職之擧旣不
協公議宋奎濂身爲諫長在外封章必令　君上强
解儒罰其所援例亦不襯着雖曰所懷之言大失諫
臣之體官師相規自是美事故臣不自量妄有所論
宜速萬言之駁遞而臣於此竊有所慨然者萬言知
其可遞直爲駁遞未爲不可而旣言當遞不果請遞
只使臣進退狼狽此等擧措有似沮撓此臣所以謂
手段者也臣何敢强作深刻之論重爲激惱之歸乎

臣以愚遠之人至今苟冒徒傷事面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以安私分以快人心不勝幸甚

辭職兼陳所懷疏 丙子忠清監司時

伏以臣始叨本職之日已被難醫之疾藩宣重寄决知難堪而累疏丐免既阻　恩俞且自惟念一介嬴劣過被隆私蕪行復　命之後從銀臺出按湖右實是夢寐之所不到由是感激靡所容措只恨稱塞之無階而已荏苒之間病既少間不敢力辭黽勉拜命者良以此也不幸赴任之後宿患痂病又復發作往往而劇不省人事或半日而甦或一兩日而起如

是者月每數三次形神大脫軀殼徒存而惟其稍歇
之時猶可力疾視事不至全然廢務故席未暇暖遽
又請免尤有所不敢囁嚅度日迄未控辭唯冀凉生
之後病或向蘇矣及至今日危惡之症蔓分添劇房
櫳之內轉側亦難使臣雖安坐營中尚無酬應公事
之望况秋巡已迫又值凶歲按視年事等第災實最
是今日之急務而顧臣病狀斷無自力運動之勢欲
待其差則經歲痼疾非旬月可愈設令得差於一兩
月之後災實之按視已後時矣臣之狼狽姑不暇言
而一道重務緣臣有誤則他日僨事之誅將何所逃

乎此臣所以冒死陳懇冀蒙遠遞使代臣者得以及
巡於秋事未畢之前則臣之遞任其不可一日少緩
也明矣玆以不得不大聲疾號於天地父母之前伏
乞 聖明速賜處分以幸公私不勝幸甚臣於乞免
之章附陳所懷固知猥越而目見道内之民情思盡
一日之責不敢泯默伏乞 聖明試垂察焉職年凶
荒近歲所無幸賴朝家大警動大作爲諸邑軍餉與
流來積聚無不傾囷倒廩以濟斯民民獲免盡劉以
有今日者夫孰非我 殿下由己飢之至仁乎所以
含生之倫舉切生我之感無不願爲國家死者豈不

盛哉然而萬死一生之民如經兵燹之際有田宅者
盖亦無幾而公穀之散在民間者其數無筭設令今
年幸得大熟若一時徵捧則民必不堪識者之憂固
已大矣不幸年事今又如此即今農形雖未判斷猶
可槩想若無大段災害折長補短比之上年則誠有
差勝而槩以論之無甚大異者盖飢饉之餘民乏種
糧畓穀之初未落種者十分而二矣既種之後未及
除草因成陳廢者十分而三矣既種既鋤而因其節
晩播種將未成熟者殆四分而一矣其中播耨不失
其時而稍有水根不甚傷於旱災者幸因日氣之温

暖舉將成熟有稍實之望而除其陳廢晩種之處則其數固不多各揲田穀則憐被旱災枯損無實者殆十分而八九矣近日連伏見上司關文凡所催徵無異豐登之歲臣實愕然不知所以爲圖也年分區別之後伏想廟堂必有從長指揮民之所望只在於此目今三倉米一事最爲緊急不可不趁早區畫故略有所煩陳矣盖楊津貢津安興之穀移轉於列邑者凡三萬五千七百四十石係是軍餉不時之需小民之食賑者亦莫不知軍餉之爲重大今當還納之際必竭其力之所至而若令運納於倉所則非但馬載

船輸之價又將倍蓰重致困頓民間所收之穀既鮮而賦稅糴一時責應之後甁罌俱竭亦立遑遑不待歲翻而飢饉之憂必不下於今春當此之時不欲立視其死則接濟之策其將安出道臣之容喙廟堂之着手只在此三倉之穀則其勢不得不許以分給各邑之距倉所遠者或至四五日程近者猶一二日程往受分米及至還家則路費駄價所餘無幾而終未免既納而還給則其所留倉者不過旬月之間徒取納倉之虛名而重貽勞費之實害無益於儲餉而有妨於救民其為利害不待智者而可辨矣況今國

無撓𥟖之急民有倒懸之勢則輕重緩急自有懸殊
上項三倉米依上年例除耗捧留各邑以爲春間救
民之資待明秋移納本倉則庶慰一道生靈之喁望
乞令廟堂覆 啓稟處臣無任瞻天望 聖屛營所
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於乞免之章附陳所懷固知僭越而巡審之
餘有所目見思盡一日之責終不敢泯默伏乞 聖
明試垂察焉今春大飢之餘無異兵燹之後而今年
年事又爲不實百畝所收不能盈簍而諸般賦役各

項糶糴之徵責于民而不可已者一時夥然山積雲
委十生九死之殘氓實無保存之望閭井之間生意
索然而　聖上憂勤亟推若保之惠奴婢身貢軍兵
米布只徵當年條而乙亥以上盡爲停捧蔀屋窮民
忻忻攢祝皆如穀腹絲身莫不涵泳至澤而其間一
事猶有未及變通者不敢不達盖本道連値凶歉田
稅大同屢爲留賑以致各年諸條並徵於今歲大抵
甲戌條儲置之當爲上納而乙亥春仍爲留賑者唐
津新昌定山德山尼山藍浦青陽牙山鴻山連山溫
陽結城沔川天安洪州大興禮山保寧鎭川瑞山[illegible]

二十邑也乙亥新結大同田税之留賑者石城禮山
瑞山泰安等四邑也乙亥田税米太之留賑者稷山
清風丹陽天安海美延豐堤川永春洪州等九邑也
乙亥田税作米之留賑者懷仁青山永同報恩黄澗
沃川等六邑而各年田税大同與丙子條田税大同
同爲督納故唐津新昌定山德山尼山藍浦青陽扶
山鴻山連山溫陽結城沔川大興禮山保寧鎭川瑞
山泰安等十八邑則並納甲戌條及丙子兩年大同稷山
清風丹陽海美延豐堤川永春懷德青山永同報恩
黄澗沃川等十三邑則並納乙亥丙子兩年田税泰

安石城則並納乙亥丙年田稅大同天安洪州則並
納甲戌條及乙亥丙子三年大同至於禮山瑞山則
甲戌條及乙亥丙子三年大同及乙亥丙子兩年田
稅並納於一歲雖當大豐之歲一邑之責出三四年
之賦役於一年耕作之農則民必不堪況於今年大
侵之餘失稔之歲乎奴婢軍兵之所納皆只捧丙子
條而獨此田稅大同則並徵乙亥以上累年之逋欠
非但該邑之民實無可以擔當辦出之路亦非朝家
所以軫恤之意也臣之淺見則今歲賦役之責徵於
民者比如養蜂家之收蜜若量取而稍留其贏使以

禦冬則蜜雖小而蜂亦完猶有來歲之所收若急於目前之收用一頓用之則蜜盡而蜂死蜂雖微蟲終歲辛勤以養其蜜尚不忍盡取而留之而况牧斯民而何忍盡取以致其死乎臣固知國用之匱竭調度之難繼而國依於民民盡散亡則國無所依大小輕重之別不待智者而可知故敢此陳情伏願 聖明曲垂矜察各邑田稅大同並依奴婢軍兵例只捧當年條而乙亥以上姑爲停捧以解民間倒懸之急使得均被軫恤之惠保其父子田廬而乙亥以上諸條之未凍前已上納者則計其數而以丙子條新結大

同田稅移施行以爲懷保殘民一體蒙惠之地事令
廟堂覆 啓稟處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禮議兼陳所懷疏 辛巳

伏以臣猥蒙洪造歷敭華貫塵露無補愧懼恒積昨
於騎省直廬又叨新除固當卽謝 恩命之不暇而
適患寒疾扶曳還家頭疼寒戰達夜不寐委頓叫苦
飮啖專廢當此本曹多事之日決難等待其差復伏
乞
聖明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且臣於乞
免之章不宜有所贅陳而伏覩國家有變上天示警
日者求言之敎有足以感動天人而臣識見茫昧智

慮淺短尙無一言仰應　明旨臣之負　殿下固已
多矣竊念　王世子甫罹巨創又遭千古所無罔極
之變朝野驚憂靡有攸屆大小臣僚相繼投匭必以
保護全安爲第一義臣獨以爲過慮也以我　殿下
止慈之念　王世子純孝之篤父子至情天理藹然
其所顧復之恩慰勉之方固已默運　淵衷必有以
盡其極豈待羣下之言而有所加勉乎但念　王世
子以冲弱之年遽遭變故驚惶震剝忘慮易撓悲哀
隕摧神氣易奪此時輔養之道尤不容少緩顧今因
山禮迫固不可如平日之勸講而宮僚之在直者頻

賜引接或討論喪禮或開陳善言庶幾勉抑心志導養德性其比宦官宮人之與處豈不有所補益乎況我　春宮二載侍湯之餘多曠胄筵緝熙之功未免少輟春秋方富寸陰可惜當加人一己百不得不措之工可以臻於罔覺之域預令有司抄選宮官勿使數遷專任輔導宜俟五月制畢趁日開講俾有薰陶之益克盡就將之美今日所講究孰有大於此者乎噫亂賊何代無之未有如今日之妖惡而惟彼賊杬以王室至親締結希載至以謗札流入宮禁固知聖明豈以妖邪之說有少撓惑而畢竟論其賊臣之

情狀雖粉骨揚灰不足以贖其罪　殿下以親親之
義免其收孥籍産之典可謂失之太寬矣雖然向使
殿下之宮禁十分嚴截内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
於内迥然如天地之相隔則雖有杌希載十輩百般
營爲安得逞其奸謀乎此　殿下亦宜惕厲處也即
今妖腰亂領咸伏其辜必無網漏之餘孽庶期宮闈
之肅穆而天下之事變無窮末世之人心難測伏願
殿下勿以妖賊之已誅爲喜勿以宮禁之已淸爲
安益懋修齊之化丕闡淸明之治則雖有千魔萬恠
豈能少售其眩幻而實爲國家千萬年無疆之休矣

且伏念張氏所葬之山使之極擇無論驛村人家務占吉地此蓋出於彼安此安之意 殿下為世子遠慮孰不欽仰第聞張氏之父己巳以前作故已久則似不當以其子逮累而論其親屬則在 春宮為至近今聞其神主棄置於籍沒庫家中守直軍卒至有咨嗟者云以今日為張氏擇山之義推之此亦不可無區處之道乞令該曹稟處

辭畿伯疏 癸未六月

伏以庸陋如臣過蒙洪造歷試內外涯分已踰出入邇列十年于玆臣之素無才諝蔑補絲毫固已 聖

明之所洞燭臣常黽勉供職一味兢惕惟以得免罪戾為幸矣不料　寵擢之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驚惶罔措實不知置身之所也夫貳卿之秩號為宰列雖在閒曹散局以臣無似猶懼不稱況畿輔重地異於他職常時責應素稱浩大當此飢荒之餘又值客使之行苟非勤幹有能績效已著之人則不可輕授也明矣若使臣徒知感恩不量才分承　命驟居自速顛沛則其於古人所謂無虛授無虛受之義何如也仍伏念臣之祖父及伯父曾為是職皆著聲效臣若終不獲辭以致僨事則非但負　聖上拔擢之

恩抑將墜私門繼述之風臣之必欲祈免者實出衷曲非如外飾控辭之比伏乞　聖慈諒臣情勢察臣至懇將臣新授職名回授可堪之人並與資級而改正之以重官方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辭同知疏 被劾於沈宅賢遞職伯後初疏 甲申

伏以衰朽賤臣猥膺藩寄人微任重過福招灾違速臺參僇辱備至　聖度寬假只許遞免今於萬萬夢想之外又有西樞新　命不惟不罪又從而榮之臣誠皇霣愧恧不知置身之所也今臣所被人言非如尋常規劾之比其所臚列無非人臣之極罪則臣何

敢以苟逭爲倖而終始泯默而已乎臺　啓中所謂
奪人墳山等四件事俱係不法之大者而終以金錫
昌之下考牽合湊泊歸之於假公逞私之科噫嘻此
何言也臣之受誣儘有委折不得不略具梗槩以冀
聖明之勘覈焉臺　啓所謂地師朱道東則名係
幕裨者也以南撥摘奸事出去時渠言陽竹之境有
空山可用之地云故臣使姪子一人隨往置標而歸
矣厥後陽智品官韓碩徵自稱山主呈訴營門而語
多誣罔專爲脅持之計臣欲知其虛實使竹山府尺
量其歩數則置標處去韓墳一百五十九歩四尺元

非廣人之所當禁而臣方按道不欲與道內人爭山
即令削去其置標而頑徵誣呈之罪則在所當懲故
略以笞罰警責矣臣於此山初占其空地而旋即棄
之以頑徵之頑尚不敢遽謂之攘奪今諫臣之言如
此是傳之者全沒其實狀而急於構陷而然耶臣為
道臣懲一有罪之民臣知其無害於法理而諫臣亦
以此為臣罪實非臣意慮之所到也其避辭中驛騎
一款尤有所不然者臣自守任以来為慮驛路之凋
弊 啓設雇廳立馬之制痛革謬規申嚴科條借乘
濫騎一切禁斷此則朝廷之所共知也營裨撿撥之

行乘驛往來自是舊例豈可使子弟許騎先自陷於壞法之誅乎至於持私通勒徵糧饌圖頂軍丁兩事試問於本官本官以為聞營子弟之過去饋以如干糧饌而私通則本無云既無私通而猶贐以行資則錫昌之待臣姪至矣臺　啓所謂據理不應之說從何得聞乎至於道東為其姓族欲頂軍保私自作牌傳給該吏本官亦不斥絕搜括文書曲為之周旋而以其無可據之文終不得施其請而居間圖囑之人元無治罪之事云既知其道東之私牌而猶欲曲施則錫昌之待營屬亦厚矣臺避所謂治罪居間者亦

從何得聞乎觀此兩件之事臣有何怒於錫昌而必
待殿最欲為修憾之計耶今諫臣皆憑中間浪傳之
言過許錫昌良可訝也況道東奸狀曾已現發即令
竹山府囚禁二次施刑因他罪並發照律定配於絶
塞則臣於道東實痛惡之不暇何顧而為道東反致
怨於守令乎且錫昌之居下一款臣前疏及幕僚之
日昨陳章備陳其實狀今不敢為疊床語而槩年分
事目至嚴且重錫昌之以實為灾至於十結之多則
及其現發之後其可諉之於覆審時不為舉劾而置
而不論耶設令臣於錫昌有些憾恨考績黜陟之際

固不宜區區避嫌况臣於錫昌元無纖介之怨者乎今諫臣奬詡錫昌勒謂臣修隙而獨不言隱結事此其意以為隱結之罪元非所當問耶向來幕僚之引咎自訟槩明其委折而已有何輕重於臣身而今乃謂之藉口掩迹初若就事而論終及心迹之微諫臣之不擇言何至於此乎大槩陽智土豪輩疑謗臣者積漸已久始以碩徵之賫持營門而被罪終以任堊之假托擊錚疏請科罪還徵户米以補民役此輩之和應煽動飛語造謗無所不至此際諫臣承 召之行適過本縣淹滯隣境亦且多日則積毁之言安得

不流入於其耳也隨聞論劾自是諫臣之責臣何敢
一毫介滯於中而惜乎諫臣獨不知此輩之百計搆
誣而先入爲主信筆勾斷直驅人於罔測之地也諫
臣許多論列皆以爲得於民間則臣之削去置標處
置朱哥之事豈獨不聞而强以奪人墳山圖頉軍丁
爲臣大罪者尤未可曉也噫臣立朝近三十年孤立
無朋與世抹摋一朝蒙　殿下近古所無之恩數擢
置畿輔之重任夙夜耿耿只在殞結凡所設施之際
任怨任謗一身利害不敢遑恤思所以一分報效以
冀無負我　殿下委寄之盛眷鬼神在傍可質此心

然而才踈力弱早晩顚沛臣亦自料因一縣官之下考卒自陷於用意修憾之科曾是所慮之不到處也臣身汚衊固不足言而貽辱　聖簡莫此爲甚生爲逞私之人死作辜恩之鬼中夜不寐撫躬自悼求死而不可得者也臺　啓收殺之後宜卽露章請譴而徑自辨暴亦所不敢卽今軍銜未免虗帶情窮勢蹙益無所容臣之罪名旣係罔赦則其在朝家事體亦不宜置之疑信終不究覈玆敢疾聲呼籲於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先命刋去臣姓名於仕籍仍令攸司嚴明行查如有彷彿於臺　啓則亟行斧鉞之

誅以謝臺議以肅朝綱不勝幸甚

請畿營雇廳立馬令廟堂更為稟處疏 甲申

伏以臣性本疎迂才且鹵莽辜負寵擢之恩竟至顚沛之境無非自取尚誰怨尤第念臣於待罪畿營時有大叚誤事之失不得不露章首實敢請罪戾以冀聖明之勘處焉臣於受任之初目見驛路凋弊莫可收拾國家傳命之地終至絶站之域則事之寒心孰有大於此者乎臣妄以己見稟議於廟堂具由啓聞以常時散處私主人之夫馬三十匹使之團聚於雇馬廳一依兵曹軍營之制者非但為不時使

命之責應脫有不幸則此馬三十匹有如團束之軍必將有賴臣之愚意盖有所在故廟堂亦欲助成以劃給賑廳米數千石以為取剩接濟之事覆　啓蒙允伏想　聖明亦或識有矣第緣近日公儲不敷該廳以各邑所在今春應納京倉移轉米二千石隨其捧留多少參酌劃給故臣亦商量各邑事勢就其中定其分數艱難運米僅至一千六百石零矣差定勤幹掌務官及別將稱號人料理轉換一朔之内本色米一千六百石零還報該廳得其利剩一千三百餘石此則不屬該廳便為雇廳之物以此之數每年略

加存取則可以繼用且驛人一年之糧計不過一百餘石設使不為轉販以其米直下可支十數年矣若行之無弊則驛路蘇完庶有其期矣竊聞新監司意見與臣不同已散其米於各邑者殆近千石立番夫馬無食則自退依前散歸於私主人不但整齊立待以備不時之虞者竟歸虛套私主人之秋來徵斂其食價於驛村細瑣繁重罔有紀極貧殘驛卒之難支者實在於此也噫人之所見有萬不同不可強令苟合而其事則既經 啓下新官所見果為不便則何不更為 啓聞指陳其不可一日仍存之弊端以待

廟堂之覆 啓指揮耶是未可知也臣之取用移轉息利還報未免七邑之貽弊勞役設倉耗費不貲反招六驛之歸咎債事之責臣實難逃臣以旣遠之人不當更有干涉於此事而初爲驛路之救弊受出許多國穀中間轉換未及食效旋卽革罷是臣上欺朝廷下愧郵人臣安得泯黙而已乎玆敢不避交承之嫌略陳委折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勘臣罪狀仍令廟堂更爲稟處不勝幸甚

辭刑曹叅判仍乞立後疏甲申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臣於病伏垂死之中忽承秋曹佐貳之 命驚

惶震越不知所出念臣狗馬賤疾根柢已痼年紀衰邁殆不能自振者久矣初傷於去月武所掌試之役再添於南北郊厲祭露處之日而第緣其時無大段疾痛處不至於委頓之境故銀臺長席之 命黽勉趨承浹旬供仕者盖出於感激 洪私之致非敢為仍因久冒之計矣夙夜奔走展轉添感自量筋力終始難強不得不尋單請急幸蒙 恩遞家居調治亦過月餘而所患痰塊之症日漸危惡腦膈痞積水漿不能下咽形神換脫元氣無復餘地又自數日以来腹部脹滿呼吸喘急頑痰塞喉頃刻若絶宛轉床簀

作一未冷之尸而所叨職名曠日虗帶連呈疏單見
阻喉司一縷猶存惶隕罙切僅此力疾哀籲於天地
父母之前伏願　聖慈察臣病勢之危篤亟　命鐫
遞臣職俾得安意就盡不勝幸甚臣於辭疏之末敢
以私情仰達　天聽極知未安而臣賦命奇釁前後
娶妻終無一子欲以臣伯兄之子禹梁立爲己後率
養家內已有年所惟以渠本生父母俱沒無由受立
旨成文矣今臣疾病已至難醫之境及此未死之日
定爲父子俾免絶嗣則臣雖死而無恨玆敢疾聲仰
呼於仁覆之下伏乞　聖明憐臣哀鳴特循所願使

臣得以瞑目於地下則天地之恩生死罔極臣無任
瀕泣祈懇之至（啓下禮曹郎公易簀前夕也）

不允批答

領議政南九萬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方喜造朝庭屯艱之共濟不俟終日何並牘
之又呈恐未深思茲用敷告惟卿三朝歷事一節彌
堅挺出人豪資禀精金美玉砥礪風俗志操凜雪清
氷學問有淵源之來蔚然士林之宗匠器局任經綸
之責允矣朝野之典刑自 先后知遇者最深肆寡
躬倚毗之深篤中間去國幾閱風霜之勞左右弼予

復膺霖雨之佐盖自士民之加額益貴君臣之知心
臨大事而决疑雖魏公何以過確乎日之定力而益
責不能撓惟春秋討罪之嚴卿豈獨昧為國家慮患
也遠予亦深知旣自任蹇蹇之匪躬抑何妨嘵嘵之
多口震撼擊撞之欲鎭容物之量是須安危休戚之
與同望治之心方切夫何釋負之懇遽上引疾之章
夙夜勤勞雖或榮衛之少損神明扶護所幸精力之
尚強凡今國勢之艱虞殆乎急矣自古輔相之去就
豈云易哉天灾時變之可憂非卿無以弭禳朝論士
趨之靡定非卿無以調和矧以老成臣之尊且兼世

子師之重吉日屆五已迫入學之期台星備三宜聳環橋之士倘思前夏枉駕之教合回今日懸車之心於戲召公奭之告歸勉留旣篤諸葛亮之盡瘁責任不輕予欲無言卿無困我所辭宜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尹趾善初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聆遣近侍旣心腹之悉敷今見辭章何情志之尙阻大義斯重小嫌奚論不幸八路之大侵遠至三歲之洊酷國家之倉庾罄竭曷慰仰哺之民廟堂之日夜訏謨只在生穀之道發帑不足以補賑至減

御供賣爵不足以裒財遂傾軍餉括海外數千里地粒米何從裒域中百萬生靈涸轍方急旣不忍立視民死又不可坐待國亡所以攸司之臣乃有互市之請交兩國之食貨雖有生弊之端湊萬里之舟車豈無和糴之利只緣度支之遣彈以致元老之不安想其前席之一言僉謨是用豈以末梢之羣議自咎太深顧當時上下之心本非樂爲於此而今日是非之論胡乃不諒如斯濟衆則以大堯猶病於博施臨事則雖諸葛尚難於逢睹卿若援而爲罪予豈獨爾無慙召命輅斬於一時盖出慰安之意臺章不關於三

事尤無引入之嫌矧玆民憂之方殷且患機務之多曠流氓未盡還集政急勞來庶事尚多踈虞宜速綜理方待卿協心而共濟何棄予乞身而告休於戲洛中耆老會公卿潞公之閑縱樂天下安危係宰相君實之退豈輕雖年過七旬而尚喜強健雖日呈十牘而斷不允從所辭宜不允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尹趾善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小子若涉淵氷方待卿而共濟大臣不忘社稷胡棄予之如遺恐未深思更申敷告惟卿資品醇謹器度恢弘傳家以孝事君以忠克繼之稱已著

論道之才鎭物之量酷似之風斯存父子並掌銓衡可謂有是父而有是子兄弟克踐台席皆曰難爲弟而難爲兄故予倚毗方深常幸棟樑之支廈惟卿謙挹太過每嫌簪笏之盈床不料引疾之章遽及仰成之際鍾情之痛難抑雖或悲疚而致傷釋負之請愈勤實非意慮之攸及神明有相佇見勿藥而瘳精力尙強何可以疾爲辭矧今艱虞之溢目尤宜輔相之協心上天之譴告非常實由寡躬不穀八路之飢饉孔憯哀此小民何辜善類登朝尙有携貳之議羣盜萃藪方多竊發之憂獘政雖蠲而實惠未究頹綱欲

峯而舊習難除此議岌岌乎殆哉寧忽望望然去也
共國休戚所恃有一二臣徽御賛襄誰與諮大小事
不以筋力為禮何必自便是啚兹數心腹之辭冀回
若浼之志　太廟將行親謁詎緩遣朝之期首祏未
免獨賢當念共貞之義雖十章斷不可許而再度無
乃太煩於戲君臣貴相知心寧有不孚之意上下苟
能勠力自無難做之時安危所關進退何遽所辭宜
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尹趾善三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同心不過一二倚毗方隆引疾朔至再三勃

勉斯篤毋或邁邁復此諄諄惟卿休休有容之資蹇蹇
蹇匪躬之節氣度沉重則如泰山喬岳之不可撓志
操堅凝則如孟賁吳獲而不可奪繼前人之偉烈夙
著樂有之稱沐外家之休光允副酷似之譽肆切共
理之願遂降爰立之音承鼎席久虛之餘娩崇之剖
決無滯値都民大飢之後仲淹之濟活斯勤量足以
鎮物而冀朝廷之和平明足以折獄而快神人之憤
爵領敦寧之遜野如失左右手者幾年賢宰相之秉
匀幸見大小宋於今代所以勤仰成之志胡乃有丐
閑之章年齡已過七旬尚喜強健輔相纔及一歲何

遽退休疾病嬰身或因西河之過慽生靈係望恐晩
東山之起来剏艱虞溢目之時非元老乞身之日天
災地異咎實在於予躬物恠人妖變亦關於世道關
東之竊發漸熾丙枕不安河内之轉運未周庚呼最
急凡兹軍國之機務實仰廟堂之訏謨予惟眛眛焉
思之庶竭共貞之責卿豈望望然去也盍體如渴之
懐縱緣榮衛之少愆必欲長往或慮誠意之未至莫
回退心於戲君子與時行藏宜無獨善之義大臣共
國休戚當盡交修之忱若司馬閑卧於洛波何以致
元祐之盛使晋公復起於綠野可以望貞觀之休念

古人能佩安危在今日毋輕去就所辭宜不允故玆
敎示想宜知悉

敎書

敎慶尙監司趙泰東書

王若曰睠言我東之諸藩尤重嶺南之一路山河八
九百里之最廣素稱過兩界之雄州郡七十一官之
難治舊有分二營之制傳古都之餘習民俗蓄藏賴
先喆之遺風人才府庫夫何輓近大抵異前水潦飢
饉之荐臻流散未集獄訟傾奪之已痼禮讓無聞桒
土綢繆全昧十年之訓萊州責應半割一道之需關

防表裏之形無一足恃國家根本之勢有萬可憂如
病四肢政須和扁之手可當一面安得韓富之才惟
卿器度端凝才識通敏名祖名父之是似趾美三世
之傳在家在邦之必聞是了一代之用不屑小邑之
久屈終致大器之晩成桐鄉政聲銘去思之民口栢
府直氣誅未死之妖腰任輔導於胄筵匡正有賴責
成就於經幄啓沃弘多泛幕中之紅蓮長歌出塞之
曲攀天上之丹桂再鳴華國之文郎席斂避於掌銓
府符徑超於鬢玉畀股肱於畿內故示召還辭節旄
於湖中勉副衷懇直哉夙夜嘉汝諧於虞朝閱了風

波喜人完於元祐後傑識務卿固揣摩於平居才器
過人予將歷試於劇地屬當本路之鈌使乃以副擬
而委卿玆授卿云云卿其兼三使文武之權摠一方
保釐之責王尊叱馭是忠臣效節之秋孟博登車即
貪吏解印之日興學為造士之本止盜為安民之要
況封疆最近於蠻邦伊接濟自別於他道限隔一水
警戒罔懈於憂虞之前昇平百年思慮當存於覊縻
之外供億之費宜念繕修之策必先一境之凋瘵未
蘇堪慰待哺之望諸路之飢饉太甚宜急移粟之謨
大同之法久弊生詎緩均役之政行錢之害多利少

須講通貸之方毋憚原隰之勞益勵氷蘖之操凡諸
邑宰之管攝柔能勝剛至於豪猾之鋤治寛不如猛
緩急審察在乎沉機黜陟公明由於正己其餘專稟
厥有故常於戲今之福星昔者愛日鄉塾動色咸期
古文翁之興儒邉俗改觀爭說舊令尹之按節故國
非謂喬木喜得世臣後人猶愛甘棠毋忝祖考故玆
敎示想宜知悉

敎京畿監司李益壽書

王若曰歛大惠於一州予旣暫試任全才於三輔卿
可往欽簡惟在心職宜盡責惟卿識見明透器度清

高仰遺風於故家乃祖乃父蜚英聲於當世難弟難
兄軺車不乘莫墜廉士之志家壁徒立宛若寒儒之
居優遊於物我之間而持論則恥雷同之習脫略於
標榜之外而遇事則有風生之威素知有骨鯁之稱
屢畀以耳目之職司隷之直氣難犯綱紀可張洛陽
之強項不搖貴近盡慴故前後寵擢之命固非偶然
而內外歷試之才無出右者適當官以諫之日乃上
懷必陳之章初非敢言其難言不過就事而論亭卿
豈有於他意予則知其本心卧汲黯於淮陽豈是厭
薄試蕭傅於馮翊將欲召還睠玆鑾藩實我根本房

蕨洛邑同周室二陜之斯分控衛長安即漢家諸陵
之所在五百里之甸服三十官之星羅國家遭戊已
之突尚有餘毒於今日閭里呼癸庚之急况經大役
於去年冠盖相望若為供億之省賞枹鼓數警必須
捕治之得宜緬懷畢公之保釐東郊誰體召伯之宣
布南國玆授卿京畿觀察使祗膺寵命往即乃封范
孟博之有志慨然豈待登車之後蘊孺文之按法公
也可見行部之初當陽春發生之時不但議賑念陰
雨綢繆之策亦宜詰戎陟明黜幽務盡公正之道聽
訟折獄要在平恕之方至若禀處專裁爰有典例可

據於戱事務上素所留意必有經理之深君臣間賁
相知心毋孫倚毗之重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江華留守閔鎭周書

王若曰嶺海藩維繞回按廉之命江淮保障仍畀鎭
撫之權盖欲先重而後輕所以移彼而就此予志已
定僉謨亦諧惟卿性資端凝器識通敏相傳赫業三
世壯元之家夙負華譽一時公輔之望盖自歷敭之
日常持謙挹之風銓席玉堂翺翔本非素志薇垣栢
府平正一由公心卿才抱久屈之嘆王事有獨賢之
苦北荒千里初返繡衣之行南州一麾又出赤裳之

路頃値龍蛇之厄不安鸞鳳之棲事有難言痛怨實
均於舉國跡無所措窮戚獨倍於他人謝太傅白鷄
之災泣將何及阮仲容青雲之氣欝而莫伸嗟家食
處困者幾年幸邦運回泰於今日萬物咸覩寔天地
同慶之休聿皆彙征即君臣聚精之會汲内史之補
闕知有出入之誠范孟博之登車俾展澄清之志咸
惜外臬之遠赴别有内服之新超睠玆沁都之隩區
實惟海防之雄鎭一帶天塹介兩京畿輔之間萬斛
雲帆均四方委輸之道五十歲遷徙前代之避禍可
徵三百載經營今時之備患尤急山河遺恥忍説丙

丁之兩年廊廟深謨宜戒庚甲之三日玆煩築斯之
役擬絶侮予之憂三營共功事未完於修葺一面専
制責莫重於保釐開府固異於尋常剖符當屬於親
貴玆授卿云云卿其祗服殊寵勉恢良圖非尹鐸之
寛無以委晉陽之寄非潞公之德孰堪膺東京之除
府庫甲兵之殷未必能禦冦難河嶽金湯之壯莫如
先得人和處我咽喉之衝要為國捍禦若其節目之
詳略在卿條陳於戲忱臣體國之心孝子資父以事
新榮顯擢念寡躬徃欽之言舊烈彌彰踐先卿去思
之蹟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箋

王世子聘禮箋文

元良是一國之本輿望方深婚姻爲萬福之源縟禮斯擧慶闡 宗社喜溢臣隣恭惟業纘鴻圖謨貽燕翼遵八歲入學之典日將是期行六禮納聘之儀天作之合玆當造端之始聿迓無疆之休伏念萬里歸來一方廉按繞離禁闥未趨蹈足之班遙望 銅樓倍切延頸之望

三

賀 誕日箋文

如日之升已屬泰亨之會繞電于斗聿回震夙之辰

喜溢臣隣歡同動植恭惟以有爲質承無疆休龍德御天運値千齡之啓鳳曆編日慶隆八月之来玆値河淸之期葢膺川至之嘏伏念西湖跡滯 北闕心懸方伯連帥之稱縱愧虞典多男祝聖之悃切慕華封

賀冬至箋文

春噓物茁方仰體一元之仁冬至陽生忽覩来七日之會天心可見人情胥懽恭惟七政旣齊萬物咸覩日月無忒四時行於不言神祇以和九功歌於攸叙玆當南至之日敢效北拱之星伏念跡阻鵷班心懸

象 闕五十州觀風之職岳薦縱慙八千歲爲春之
祈蒿呼徒切

賀正朝箋文

授時行夏節序方屬於寅正獻歲發春休祥誕承於
申命三始既會萬物同亨恭惟處泰之交體乾不息
璿璣察於七政 王化方行玉燭照於四時天運不
忒玆値履端之候聿迓昌至之祥伏念國耳心丹方
面尸素誠切華祝旣覩聖人之多男喜符鄒書毎誦
吾王之無疾

南別殿 親祭祭文

於皇本朝代闡明德 聖祖龍興肇基王跡猗歟
世廟燕翼貽謀烝哉 元考類文無憂穆穆睟容
三聖一室寔敬所尊享祀罔缺密邇真殿若陪耿光
禮曠瞻拜倐閱星霜秋序又屆天氣載肅羹墻一念
感時怵惕兹行祇謁吉日是涓僾僾在上日表儼然
肅敬將事敢薦泂酌綏我思誠庶幾欽假

仁顯王后 進香文

天祐我東毓靈驪原善慶赫世忠孝法門積仁徽祉
誕降 碩媛祥徵吉夢日月在肩生禀懿質更襲嘉
訓至性至行粤自髫齔淵冲玉度窈窕芳猷膺選来

嬪琴瑟好逑體配　乾極道叶坤順承歡　兩宮夙
夜祗愼藹然誠敬孝感　慈聖式闡陰功賛化以正
仁覃葛藟儉昭絺綌齊鷄周珥忠微甚篤椒親外黨
私逕亦杜憂深饑瘵懼切灾咎内則之美可繼任姒
燕禖愆期願廣儲嗣樛木逮下螽斯有慶二南風化
孰不歌詠間遇明夷六載艱貞天敎戞戚用以玉成
否極必泰陽復乃亨　聖心開悟如日之更瑤華閉
門御札始通讌言悽辭載慼　詮衷重宣寶冊再御
中壼喜慶洋溢八域蹈抃晦耀復光賢德益闡履險
愈和處尊寀巽顧覆　春宮無異己出有漢明德更

見今日於穆清廟同婦祇見盛哉斯禮實曠前典萬善既足五福宜備享有遐筭罔陵是冀云胡美疢二載沉淹俞扁技窮效蔑針砭　魏馭催賓不其少延德厚報嗇莫問彼天喪祭凡需悉蠲煩費從先省弊寔遵遺意嗚呼不顯我　后之仁痛玆妖獄誅討快伸在天　英靈倘可少慰翟茀塵凝蘭館草翳　重宸悼念失一良佐奎藻貞珉千古昭揭因山扅右命追先制彤管揚徽敬加尊謚哀榮既盡始終奚憾流波不停逝輝難攬象設繞營晝攢將啓玉欄天葩飈輪迢遞舉國臣民攀號莫逮如喪至慟曷有其已

伏念臣猥以無似夙蒙　慈恩玆當普痛忝守東藩
馳使齎香敢薦菲薄陟降在上庶幾臨格

致祭文

右議政李尚真墓所　遣承旨致祭文

大臣事君震薄不撼忠言納約久而益驗往在已巳
大有更革事關倫常由予否德雷威所觸有諫而死
繼降禁令羣下慴畏卿時露章敢言所難刳瀝肝血
字字衷丹言逾三進誠冀一悟顧余莫察反寘于怒
青海絕域昔賢彷徨荐棘于此於卿則光卽又賜環
非待人言優閑田里聽其自便皇穹不憖奪我元老

甈覆未再鑑亡何早衰榮略備恩禮尚歉報不稱德

嗟予罔念小紀繞變天有顯道壼儀重正萬物咸覩

不遠而復惜不令見撫卿平生豈名一善維岳降精

斗南一人　聖祖龍興秉筆有臣逮至　孝廟際遇

益盛感激殊知自任骨鯁禍稔奸兇先幾折萌禮訖

　喬陵諫止觀兵困我之敎直臣之諭聖志斯奮尊

周大義寵擢日隆意非偶然三朝歷事一節彌堅出

處非苟難進易退歲飢承命活我痌瘝秉銓東西仍

判金吾甄注似濤議讞如于幸不棄孫咼舊共政否

泰相乘羣邪害正三創痛辨如水投石身違闕庭名

去朝籍改絃之初首膺大拜巨慝適除宿德是賴扶腋未幾乞骸奚遽予方仰成終莫之許持論公正物我無貳年少喜事卿不安位凜然壁立不驚寵辱追唯往事惕焉多怍斯文遘厄先正撤享衛道之言予迷不諒凶孽因案王府則有謂卿自擅甚矣誣搆嗟卿行誼没有餘輝盡忠所事惟孝之推况其淸操於古亦少屋無數椽田無一畝官高槐棘薄如寒士孝年樹立尤為卓爾扶植人紀如日昭揭興言及此悔惜何逮前時一奠祇循舊章欲加殊禮用表不忘亩江寒日墓草已宿想像風度邈矣陳迹别遣近臣申

舉洞酌不昧者存靈其歆格

祭文

祭亡兄文

歲庚戌三月戊午朔戊寅日弟進士受疇謹以酒果薄品告于亡兄故通德郎杏谷之靈嗚呼賦命之奇薄孰有如我者無父無母何怙何恃所賴姊妹兄弟交相獎勉至于今日而無故則寔亦一家之幸也天其不吊公今又逝降罰我家胡乃滋甚天乎天乎吾不得不怨公生而頴悟孩提敏朗而皙疎眉目美資質始於孝悌奉親勤終以信義與士交性癖脫塵琴

樽一室怡然坐遣聰明過人經史諸書覧而輒誦家居樂善有古人之楷範學舍議事為多士之領袖其將和其聲則必善鳴展其學則必大進親黨之所期待儕友之所責望不但繼先人之緒業將以為國家之大器則公之自任亦豈凡人之所窺量者哉吾於同氣中年最少而公之年長我三歲故自童孩至去年差池成長未甞分離自經草土友我益篤蓋憐吾氣質之甚弱閔吾身世之無依俯而育之撫而恤之居同左右寢連衾枕者今幾年矣自幸孫露之餘生有此團圓之至樂公每恨吾之無所於歸擬構小屋

於墻外經營之策積有年所而家甚貧窶事與心違
然早晩計成則終老一隣矣去年冬吾自墓下来歸
則公有微痾方在床席意謂風寒之漸不以為危略
舒阻懷仍侍湯藥矣造物齊猜人事無力邅癘閱旬
沉綿漸苦所恃之天欺我至此非公之運亡非公之命
薄是我之命薄骨驚腸摧仍成疢疾人鬼為關死生
未分而有時夢魂之相接宛然平昔之儀形則病裏
精神尚然為真擬於他日若或見面經歲回甦来尋
故跡則虗堂無主靈櫬獨存呼之不應哭而無聞已
矣已矣公其死矣寡嫂稚孫托於何處而去若無憂

之人耶伯兄季弟與誰爲命而使抱無涯之慟耶嗚呼前秋仲兄之作湖行也公嘗喟然而嘆曰暫時睽離若無所憑況於衰暮之年至有死生之日乎其言甚悲余戚然無以爲答矣誰知數月之間相繼淪喪永成千古之別乎想公平生精穩神清不昧者存兄弟追隨歸侍父母之側耶魂魄相離飄蕩冥漠之間耶嗚呼仁而不壽才而無命必將歸成於後人耶公之子四人長纔成童少在襁褓此皆長成能業前人則長逝之魂似無恨於斯世吾自今心境忽忽無意世間未死之前相率而居全意教誨式穀有期吾之

至願到此畢矣而第恐人孱才薄辜負幽明也靈輛
将發入地不遠日暮人間我将疇依言盡意盡滿面
涕泗尚饗

祭亡室趙氏文

維歳次己未九月癸巳朔初三日乙未夫洪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告于亡室淑人楊州趙氏之靈嗚呼孰
無一死未有如君之可哀孰不喪配未有如我之至
痛是君之定命耶坐我之薄相耶天之用意莫之窺
測則惟有慟哭而已也嗚呼我之生乎世于今三十
八載矣除孩提成童稍諳世間事情未滿一紀而喪

戚外鑠憂慮內耗一縷未絶又遭今日血氣之存完
者能幾何耶嗚呼癸卯慘禍千古未聞念之哽塞寧
欲不說然而兄弟無故則不愧於他人孤露餘生羣
居慰勉釋服未幾降割滋酷三兄一姊相繼淪喪於
數年之內顧此一身孑然奚托賦命最頑猶復作人
當是之時我之有室僅十餘年二女先化其母仍亡
歸葬松楸海山之陽薄遊朔峽東亦客也歸卧　宣
齋官意索然陰爨寡艱楚閱了無餘歲壬子冬君歸我
室婉孌閨秀實叶夙聞義雖夫婦敬如朋友四五年
來再生男子一珠殞掌惜之不得唯此石兒平生所

嬌有家有子奄成人道意謂天理既有否泰人事豈無窮通自今以往庶幾安頓湖右專城同我婦子君恩北望每飯必祝是歲大荒民方殿屎君輒分月捧之所餘賙其官屬之最飢者所活頗多凡有事之可疑試問于君則必以婦不干政為對不肯酬酢而略有區畫施之有益此固非年少常婦人之所可比者噫婦德無厭於富貴而君獨好恬素人情必慕於京華而君獨愛鄉曲賦歸之策勸之者君郊居之計勉之者君凡吾行止實多其助遂於漢水之南青溪之下搆成數椽之茅屋以為終老於田間矣不幸奇

疾遽入膏肓舁歸京家百方其藥閱序經年轉至不可爲之境悠悠彼蒼欺我奚甚一日君自浴其半體啓示手足於我曰他日於襲衣此洗濯必去其塵垢潔其肌膚又曰吾死之後當以新婦始見舅姑歛時上服必從禮製其他語意鑿鑿不爽區處家事無不得當以此尤見君平日精神之凝聚逈出尋常也疾病之夕執我之手撫我之膺滿面流淚嗚咽不勝問所欲言則已不能語諄諄如夢只呼兒名是臨死之際念係於兒也飯含之日目猶不瞑是既死之後猶未忘兒耶兒今四歲騃而無識自君之病外托乳母

見君之有時起坐則欣然入抱見君之危頓沉痛則
愀然不樂君死之前一日兒忽自外而入操手牽衾
出而泫然君死之後自初喪至大斂居外行素宛如
成人君其知之乎君其不知乎兒之或笑且啼便自
無心而見之則戚兒之誦文吟字是乃可佳而聞之
則悲觸處酸辛何事不然無限境界獨委於我而君
今安往默默無一言乎嗚呼三月而葬先王之制初
欲擇地於果川非但爲近於故墟兒之渭陽與以爲
隣則死生無間神道可安而事不諧意虛勞往返幸
有宵寐之感應纔卜先壠之下麓堪輿之說雖不大

稱魂乎有托地亦無害玆以完定日月有時兒若成
長力能變通改卜吉域何山不可雖或不然處其右
穴擬我幽宅平日笑談間同穴之約庶不負矣嗚呼
資質之或妙才識之或高女子之常事今不必以此
溢美昔我遇君越明年君之慈侍宿恙漸苦君奉而
出寓護養甚備至於賣釵典衣周旋藥物夜不交睫
晝不解帶如是者幾一年竟遭不造及至失恃之後
事嚴府益恭常言女子出嫁之後貽憂父母甚非孝
也窮家家母艱苦何限而言語書札之間一未嘗語
貧於其親此其世俗婦女之所難處也我之家世清

寒宗家貧甚君每言支子之奉行忌祀雖非禮文吾
夫婦無恙而祭祀獨委於貧宗事或未妥且吾爲人
子婦終歲一不得奉蘋藻情甚缺然考妣祀事時或
代行而凡百需用必前期措置行事之日烹餁熟設
必自躬執不令人代之居寒處冷不覺疾病之祟此
固人家婦行之所難及也我之命道窮薄老無克家
而諸兄之子并計冠者童子幾滿十數君視之如一
無異已出每令團會于一室或使之論文或使之較
藝怡怡度日有如同昬之人諸猶子有善則喜之如
有所得有過則責之不少饒貸以是諸猶子各盡敬

畏奉之如親母此其居家之一節也以我從大夫之
後人或有私贈之物則輒問其所從来或涉不正便
却不受而未嘗有矜色於我御其家僮則嚴而且整
外若小恩而内實無怨至於待人接物之際琅然樂
易語默合度閑雅如文士果敢若男子與之相對人
不覺其亹亹故内外宗族咸稱佳焉此其人品之大
略也君有一甥用武科客遊京師君待之甚勤飲食
供養若保嬰兒能無飢飽之失宜常有同居底意恩
君有一姊以處子落在鄉閭君愛之甚篤撫摩訓戒
無異慈母常憂嫁娵之過時便成病裏之一証至於

臨沒之時托我以善待語人以遺恨其言之哀令人隕涕苟非誠孝敬勤慈祥友愛根乎秉彝發於衷曲者其何以及此但禀賦甚弱性道偏固遇事直行疾惡太過此其病根終身不去所謂寬不足而剛有餘也大剛則折豈其虗語也哉吾於斯世不復見此等人物不能不失聲長吁也嗚呼天之賦人壽夭不均或墮地之後便即歸化者或七歲八歲而殤死者此亦理也至若君幼遭厄窮後乃成人則或者化翁之意使之有所終始而纔過二旬遽至於斯僅有一子不見其項領則一死之哀孰有如君者乎人之夫婦

不能偕老則或結褵之初遽歎叩盆或有五十六十
而鰥居者是亦命也然而人雖到此一有可觀故小
而哭婦則上必有父母之慰撫老而悼亡則下必有
子孫之衛護而吾於斯二者俱無所依賴則喪配之
痛孰有如我者乎君之適我年當十七則前塗方遠
壽貴可期而每言身後之淒涼無意人間之久托及
至有子之後顯有托後之意虛靈之心似有前知向
所謂是君之定命者非耶我之前人大異於君稟氣
頗實豐碩其人曾無疾病之所困不爲衣食之所惱以
吾覆亡之禍死若赴燈之蛾前後之人豈皆短命向

所謂坐我薄相者是也嗚呼君平生聰明穎悟精神
出人意謂雖死之後不昧者存矣君之違背再閱月
矣而了無魂夢之相接未覿儀形之髣髴是何與平
日所料相左耶無乃魂魄反真世緣已絶耶或彷徨
舊第眷戀遺孩而神氣殊塗不與人交耶嗟夫棺槨
衣衾不獨在於觀美而貧不稱情牲酒脯果庶或幾
於来歆而貧不如意傷哉痛哉惟君之在也我不知
家事自君之亡也我自當窮契以吾一日之難堪想
君八年之喫苦苟非木石能不損壽生不安享死未
厚葬幽明兩負悲與愧並自我相逢之後曾無時月

之離湖縣解綬之日著鞭差池君先我返塊處空齋度日如年及歸江榭私慰別懷數旬相違尚難排抑千古此別何以理遣呼之無應索之不得已矣已矣吾將安往嗚呼痛哉大凡人生貴乎在世者骨肉相依仰事之俯育之至樂者存焉而今吾不然父母兄弟妻兒皆在地中想今日歸侍膝下一家之親戚與團圓星兒在傍遊戲如昔地中之會猶勝人世撫玆殘形在世奚樂矧吾今年已半八十餘日幾何悲者有限不悲者無窮於君之死也不欲爲無益之慽而中夜思之轉輾不寐譬如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得之

未久忽焉而失耿結不忘欲罷未能所以無從之滯或沾枕席者也噫萬事經營一夢虛套長逝之魂無復可慰在今之道唯有善保吾兒期以長養待其婚娶然後歸尋沔陽之田永爲別業之計靜以教訓有所成就則君雖死而無憾我亦有以相報後死者之至願於斯畢矣君之在世也雖未善解文字亦能酷愛書史故略具蕪辭聊以永訣玆因日晡之奠抒此無涯之痛魂兮有知庶歆泂酌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嗚呼痛哉尚饗

祭亡姪豐川府使禹協文

維歲次辛未十月壬午朔十三日甲午季父通政大
夫慶源府使某遠遣官人謹具酒果之需告于亡姪
故豐川府使禹協之靈嗚呼此何言也何言也前月
十八日因撥路計書來錯認賢谷病家之消息惶忙
拆封依俙見豐川二字此何言也何言也八月間見
汝三慶寄書固無恙而但念我之或傷於絶漠風霜
厥後聞汝以船事坐罷而我無歸路只以來即團會
爲恨豈料一朝棄我而去使我不得更見而至此耶
時日易邁禮經難違絶塞虛館纔成送理之服淚盡
聲絶心骨俱碎人生墮地脩短不齊是亦物之理也

而旣令成就又使夭折所謂天道不可知也人有已子然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汝其猶子乎吾上有三兄不幸早世諸子中汝其最長而猶未成童汝之羣從七八皆在稚弱先靈陰相次第成長皆以我爲父無子而有子政謂此也雖無鞠養之力自有依賴之地况汝遽舍雖異成功則一早占虎榜累分麟符汝弟今年又能小成吾兄盛德庶幾裕後死者猶可慰也生者有所恃也轉眄之間人事忽變精悍之姿遠到之器歛之片木歸之黃壤心焉如割惜之不得譬如奇花異草方長而忽摧白璧明珠纔得而旋殞惝

怳有失蕭然盱數日起而又哭而思之汝自少性豪
嗜酒吾常病焉往年汝宰南邑也吾作戒酒詩五十
句贈之蓋出惟疾之憂也厥後數年頗嚴把盃及莅
茲府爲政處事不比如南方心甚喜之而第聞嗜麴
蘖者斷酒則不久病生云吾以是爲隱憂或者官罷
之後放意縱飲前日贈詩之意有時忘却而然耶汝
平日端雅珍重不似武弁家居終日含默危坐家人
不敢妄交言語不勉之工夫不獨知死生之亦大則
豈有耽於所嗜自伐其性者乎此則斷不然矣無乃
江南瘴癘之疾乘虛發作人事不能周旋旅舘招魂

一朝今古耶當其伏枕之日湯劑鍼灸必不能盡意
及乎易簀之時棺槨衣衾亦不能備禮喪到郭門之
外汝弟必能改斂親戚故舊想皆憑屍一哭而獨吾
跡落天涯不得與焉日月有時窆事不遠而臨壙永
訣亦無其路嗚呼痛哉往在甲辰年間吾與亡兄廬
墓山下隔岡之地人有賣田者堪輿之說謂宜葬域
兄乃盡以田土而買之聞者異之其後七年而兄没
遂作萬年宅汝將入於山足耶亡兄年三十七而没
汝又今三十七天之所定人莫能逃耶死生往來數
或適然耶命物者所爲信不可測也汝之子今年八

歲尚未離膝汝何忍捨此而長逝耶汝之目將不瞑於九泉之下然而吾與汝弟在焉庶幾敎誨以繼家聲死者如有知勿以爲憂嗚呼癸卯大喪之後兄弟無故吾家友愛之風人所慕之十年之內相繼淪喪孑然一身唯汝曹是依頼積殃未盡汝忽至此從今忽忽無意於世間事何可望居官而莅民乎服成之後即送狀乞遞於方伯倘蒙許可歸及明春撫汝之墳抱汝之子失聲痛哭我心即愈然後與汝弟同老海山待汝子長成而婚娵至願於斯盡矣吾今半百矣固知不悲者無窮期而衰境情事亦難自抑緘辭

千里以寓一哀汝其知之耶其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曹潭陽殿周文

書回碧樹疑對面於故人鍊成丹砂驚幻骨於仙令江流不盡湙出無從惟靈有錦繡腸無綺紈氣只緣造化之忌克才不命謀盖以禀賦之清高皃先年老半歲官途之落魄一朝旅舘之招魂百里絃歌嗟素志之莫展八詠樓觀歎陳迹之空留曾擬路左之相逢遽成泉下之永訣撫蒼頡之鳥跡世旣無傳見丹穴之鳳毛公今不死嗚呼空虛假息詩記夢裏之浮

雲死生知音絃斷曲中之流水聊奠菲薄庶幾来歆

祭邉汝瞻 光軾 文

惟靈大家餘風少年清士山枯草木蘇雪堂之再生書并畫詩鄭廣文之三絶所謂神仙中人不易得幾羡湖海之獨遊甚為造化小兒所相侵常恐壽福之未享金丹歲晚玉京樓成臨舊堂而招魂感故物之觸目詠孫墳積雪之句情何慽焉撫高山流水之琴人俱亡矣於戲人間之橘林無實可忍後事之凄凉地下之棠棣聯華庶副遺語之勤懇聊具雞酒奠駐鸞驂嗚呼哀哉尚饗

祭內舅閔相公鎮長文

維歲次庚辰五月初二日甲午即近故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閔公即遠之日也前一日癸巳內舅通政大夫兵曹叅議知製　教洪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靈筵文以侑之曰嗚呼原於百行孝之一字移而為忠勞瘁至死如公兩全罕於前史粤在屠維降生國器三歲以後多在外氏我年相若與遊同止名雖舅甥情實昆季遠大氣像見於童稚靈芝三秀神驥千里壯元科名特餘事耳發軔之初遭世運否西州之事欲

言則淚獨攀靈輀爰返桑梓三年廬墓躬執奠祀樹
枯着涕人不見齒外除之始適會改紀卿月崇班首
蒙　擢置既長喉司旋判大理本兵度支平步以次
惟允出納亦戢奸究王猷克壯經費不匱唯其才全
是用績底乙丙大饑與辛亥比荒政是急孰堪委寄
念昔先公實管賑事渴誠賙濟民受其賜相臣擬薦
屬之於子不負上簡率由先志一身之微衆責所萃
神勞則竭形勞則悴將息不遑疾病已祟南漢衝寒
益損元氣于斯之時　王命宅揆士林相忭朝野同
喜吾家宅相果致此位敢云私慶實惟邦瑞出貢治

道拭目以俟草麻未宣台星忽墜活國之手未究厥施人之云亡天不欲治　宸極震悼哀榮式備繄公一生紛旣有美家庭薰襲篤於操履雍容法度自成規軌身居戚畹淡若寒士早以接物嚴於律已食不重味衣不文綺急人之窮薄雲其義同朝分裂論議歧貳公獨超然不曽彼此富貴来逼秉心益惴觀津退讓陰識巽避先憂後樂希文可擬鞠躬盡瘁諸葛是似此皆公誦吾不殫記居家一節人所難趾整衣尊瞻鷄鳴而起虔謁廟門退候慈侍躬自入厨手調甘旨繞膝呒乳作嬰兒戲姊病在床癙却藥餌純誠

所感宿疴良已孝子無年天胡忍是嗟余險釁早失怙恃孤露相依公母我姊我以母事姊以子視公承慈意愛我甚至我哀終鮮惟公是倚寘行迷向磁石南指契事有質蓍龜先示從今以往此事已矣或造朝行或就庭卮如瞻玉立宛想鵠峙睃睃若接何日忘止我懷之悲用情何地保護老姊與之終始五男成立世義必趾無違所望冀慰泉裏言盡意餘淚滿涕泗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姪永川郡守禹翊文

維歲次癸未十一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季父京畿

監司某謹以時羞之奠告于亡姪永川郡守禹翊之靈嗚呼痛哉余嘗讀韓文公祭十二郎之文未嘗不掩卷釃涕豈知千載之下寫出余今日情境乎嗚呼哀哉汝少也孤視余以父吾老而獨待汝以子父子知已三十餘年一朝至此嗚呼哀哉吾上有三兄不幸早世汝年十四遭巨創恩勤鞠養幸而成立孤露兩世惟兄嫂是依癸酉春余自北来汝與嫂就食江南余往視汝明年汝始来京城其後四年余按臬湖西汝兄弟司馬同榜聯翩来訪於錦江路設聞喜宴是年冬汝拜齋郎嫂亦以此慰懷後四年拜和順縣

汝甚不樂於赴任余亦以路遠難以將毋勸其呈免
而汝辭以分義不敢擇燥濕遂與相別於青門之外
歸来悒悒倘然有失明年春汝来省吾吾過閔相公
祭病寒浹月殆不省人事忽謾相逢欣然道私情若
譫語然官程有限汝又南下吾亦賴天病乃再甦而
天涯地角思戀爲苦今年夏聞汝患毒疰彌月不瘳
余以爲江南之人徃徃有此病不以爲深憂但汝中
年有痰滯之疾瘴癘之祟添却本病汝欲投紱吾亦
勸成板輿之行待秋將發　璽褒先降官移嶺南郡
符未換旅舍招魂嗚呼哀哉汝生而風神秀朗識見

明透少而出入於長者之門不以俗儒自期孝友出天清白律己平居成一家之則在官有醇吏之風南中人物素稱巧詐難化而民皆愛之如孝子之於父母比之甘雨潤物美酒醉人以至傍邑之民並囿於陶甄德化之中咸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至於吾亭成而官廨寬壽觴舉而慈顔悅若乃峴首豐碑未聞銅鐵之鑄成相州畫像安有一家之並享此固古昔循良之所未有者若借亨衢置之廊廟則澤及生民者多而才固需世之具名是上帝所忌以之造物者揶揄使仁者不得其壽而然耶抑或脩短有定人力

難容乎吾兄之盛德不能使其子食其報所謂天者誠難測神者誠難明矣聞喪車離次之日遠近男女登山蔽野莫不雨泣仁聲之入人何其深也嗚呼汝之精靈想不泯滅於冥冥之中其將散為列星耶結為正氣耶抑將周旋於玉樓之作記耶出入於地下之修文耶反而思之必不然矣彷徨舊第晨昏溫凊而嫂不知之也嗚呼日者迎哭旅櫬於江上也嫂號擗欲絶余以悲不幾時不悲者無窮之語反覆慰勉嫂亦達理之人強欲寬抑而不可得嗚呼吾行負神明不能保有亡兄之子豐邑客死纔過十年今又哭

汝而病不得扶持救護沒不得身自斂襲彼蒼者天曷有其極嗚呼吾曾考棄世與汝同是四十八年後嗣子孫累百有餘汝之子頭角嶄然典形猶存安知餘慶不及於前人耶今已卜山於先壠之側魂魄有所相依而白首人間萬事已矣汝弟佐郞如得一縣更奉板輿悲喜之中庶慰慈懷耶嗚呼韓文公所謂言有盡而情不可終者實獲我心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忠烈祠祝文在慶源時

白刃是蹈烈士喪元南朝侍郞夷夏皆聞

将軍戰死劒猶在手氣作山河名垂宇宙

右府使崔震立丙子戰亡

右判官金應河戊午立節

望雲庵書院上樑文

大賢為一代之師薰德莫近於鄉里多士為百世之慕妥靈宜先於院祠輪奐訖工佩衿知惠先生道東千載斗南一人景仰濂洛諸名賢於卷中踐履篤實出入牛栗兩先生之門下造詣純深早決科名餘事文章之可見少無宦意平生温飽之不求往而不返者親喪固所自盡於禮節遵戴經之廬墓室泣血廬

墓三年若文公之望考亭揭號望雲二字粵島夷搶
攘於鰈域以郵官奔問於龍灣 綸音旋奉於北辰
黼斧仍下於南服鄂岳誓衆遠略羞武夫之顏采石
觀兵大功出儒生之手當元帥奏滓洲之捷實籍大
車餉天兵管江都之糧不絶漕輓卓乎氣節之罕有
惜哉褒美之獨無佩明月而製荷衣古君子相違於
世臨淸泉而坐茂樹大丈夫不遇於時陶令田園謝
絶形役呂氏鄕黨分明約條仁必得壽雖未及於程
叔子之致仕道不墜地所可幸者蔡元定之有兒惟
彼鰲山之舊基實合鹿洞之新創象賢而士林募義

翕然趨風鳩材而匠徒効勞成之不日靈宮屹立恢拓仁山智水之鄕神板儼臨像想深衣大帶而坐近松楸於瞻仰孝思何間於幽明起棟樑於經營扁額便煥於前後輒取獻賀之意演爲助役之謠抛梁東萬室炊烟一望中爭道此邦絃誦美故家遺俗尙餘風抛梁西松柏蒼蒼白露凄隔壠先塋長入望當時孝子此焉棲抛梁南晴川一帶碧於藍靄峯幽宅相隣近毅魄忠魂兩不慙抛梁北門前日日行人織京城此去路無多靈若有知應拱極抛梁上九峯蒼翠森相向生前慷慨未消磨氣作長虹橫萬丈抛梁下

廟門高闢臨平野庭壇淨潔廡楹排要爲諸生開講舍伏願上樑之後士趨丕變儒術大行教禮教樂教詩教書式遵周庠之制治民治兵治農治筭略倣湖學之規化闡菁莪行看風俗之美誠薦芬苾庶幾神人以和

家姪禹翊禹鼎處許與文

右文爲財以償科所以志喜惟父於子爲然在諸父已不能是果人情耶汝輩亂而吾兄亡孑然難保其長成而今已長子又抱孫不待科名而喜可知也又於寂寥之中聯名蓮榜以悅丘嫂余於兄弟巋然獨

存而與其慶喜固不任悲亦難狀科雖小慶則大美田良僕不足酬此而清白相傳自無長物而家有賜書近又使燕槖中齎摠數千卷此固汝輩之所共看而吾心不能自已各將一秩以賞三姪翊也謹厚可以沉潛於禮學則錫以儀禮經傳鼎也性剛欲其涵泳於義理則賜之性理大全梯此勉勉以進大成需國興家未必不由於此豈不愈於黃金滿籯耶勉之哉

次成温陽至敏帖字韻

賢祖手跡八袠攸書于今三世藏護勿踈開卷盥讀

怳然醒余藹彼坡曲先生之閭千載真儒淵源所餘

婆娑初服想像舊廬山而可樵水而可漁趾世美者

非子誰歟我耕我馬我犂我車舍衆所趣從吾所予

采采幽蘭聊與為侶歲寒是期跋余以行

壺隱集卷之四